

# 國劇藝術大家

## 荀慧生傳奇

(上)

● 李能宏

### 家境清寒被迫學戲

荀慧生（一九〇〇—一九六八）原名

詞，又名秉彝、秉超，字慧聲（生）號留香。是荀派藝術的創始人，荀慧生劇團團長。早年藝名白牡丹，一九二五年改用荀慧生。一九〇〇年元月五日出生在河北省東光縣一個貧苦家庭裡。父親荀鳳鳴有製造線兒香的手藝，因家鄉謀生不易，一九〇七年全家流浪到天津。乃父雖有工作，但收入微薄，乃母幫人做些靈活收入不多，一家人仍難溫飽。爲了不使兩個兒子挨餓。乃父忍痛將慧榮、慧生兄弟二人，以五十元大洋的代價，賣給天津「小桃紅」梆子班王娃娃班主學戲。

沒有多久，慧榮因爲受不了師父的嚴苛管教和虐待毒打，偷偷逃跑了。城門失

火殃及池魚，王娃一怒連慧生也不要了，並逼荀父退回五十元大洋。俗話說「錢到手、飯到口」鳳鳴五十元大洋一到手就還了債了，那裡有錢還給王娃。多虧經人調解，把慧生轉賣給河北梆子花旦教師龐啓發做私房徒弟。得大洋七十元。除了還王娃五十元外，還剩下二十元。

這次賣給龐師父寫了關書（賣身契），關書上寫的是：「慧生情願投在龐師名下爲徒學習梨園，言明四方生理任憑師父代行，所進銀錢俱歸龐師收用，無故不准告假回家，倘有天災病症，各由天命，私自逃走，兩家尋找，年滿謝師各憑天良，空口無憑，立字爲證。」

龐啓發欺負荀鳳鳴不識字，故意不寫學徒年限，按當時學戲的規矩，學徒七年期滿，一九一五年，慧生理應滿師出科，

但龐師堅持沒有出師年限要慧生長期爲他掙錢。李洪春、尙小雲等氣憤不過，暗中設法協助慧生逃走。後經李繼良等人出面調解，最後折衷議定，延期兩年爲龐家唱戲掙錢，十七歲時，慧生才恢復自由之身。

### 備受虐待趁機報復

往日戲班的學徒就是老師一家人的奴隸，挑水、砍柴、做飯、洗衣、餵雞、餵狗、餵驢、看孩子等一切家務事，都由徒弟操作。徒弟進了師門，先當兩年家奴再說，至於學藝，那得看師父的興致。

龐啓發（藝名龐豔雲）是著名梆子花旦藝人老十三旦侯俊山的嫡傳弟子，他雖然專擅花旦，但戲路極寬，什麼戲都能教，故有「戲包袱」之稱。他教徒弟以嚴厲

過人而聞名於當時，故綽號「龐剝皮」。龐的太太是個當過宮女的醜婆娘。身材高大，喜歡擺譜兒，說話聲音尖得刺耳，又喜歡拖長音。個性固執得可怕，凡是她認定是對的，誰也不能反駁，即使事後證明是她的錯，她也從不認輸，一旦發了脾氣，全家鬧得天翻地覆。連她丈夫也不敢惹她，只有忍氣吞聲。她對慧生甚不友善，無休止的驅使不說，還時常在丈夫面前說慧生的過錯，添油加醋，煽風點火，有時對慧生施以毒打。

爲了學藝，師父的打罵他能忍受，對師娘的打罵實在難忍。慧生十歲時，跟師父到了北京，進京後，師娘的交際廣了，譜兒更大了。每天都要拜親訪友，慧生成了她的小跟班，有時到城外二十里外去做客，慧生除了爲她趕驢還要幫她背著大小包袱（因她師娘身體高大，驢馱她一人就很吃力），每跟一次班，回來總是累得筋疲力盡，晚上練功時，師父認爲不賣力而責打他。

慧生受了師娘的氣心中十分委屈，想找個機會報復，一天，師娘帶他到南苑去訪友，當然又是慧生做跟班，路上見有牲口糞便的地方，有許多蜣螂（屎壳螂）

在糞裡滾來滾去，慧生靈機一動，報復的機會來了，撿了一隻較大的蜣螂，在衣服上抽出一條線拴住牠，待機行事。趁他師娘下驢去小解，他把蜣螂綁在驢尾巴根上，蜣螂爬到驢屁股上，驢癢得受不了，又碰又跳，把醜婆娘從驢上摔了下來，她不禁有他，上了驢背繼續前行，蜣螂順著臭味爬到驢肛門外，驢咆哮了，這一下醜婆娘摔的不輕，下驢後她到處查看，發現了蜣螂在做怪，這下火大了，回家又是一頓毒打。慧生雖然挨了打，畢竟出了一口氣。

### 苦練武功終生享用

「打戲」成了昔日教戲一種天經地義的法規。科班學戲，由於學習不好或犯了規章，必然要挨打。但這種打有一定的尺寸、一定的工具、一定的時間，慧生是師父花七十元大洋買來的，師父說打就打，說罵就罵，師娘也是一樣。他簡直成了受氣包、出氣筒。

慧生初進師門時，師父見他眉清目秀、五官端正、皮膚白晰，想教他學旦行，師娘硬說慧生適合學武生，師父拗不過老婆，就讓慧生學武生。昔日師父對「一手把

徒弟」的要求又嚴又狠，希望徒弟能早點登台爲師父掙錢效力。龐師父爲慧生請來一位姓李的老師（綽號菜墩子）教授武功。這位老師也是心狠手辣。在練腰功時，因壓得太用力，把慧生的腰折斷了，他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，老天保佑這苦命的孩子，竟幸運地復原了，此後改學了旦行。學旦雖沒有學武生苦，但從早到晚腳上綁著硬蹻更不好受。不論吃飯、幹活，都不准卸下，整天用腳趾頭走路。初練蹻蹻，腳趾腫痛難忍，兩腿顫抖，全身難以保持平衡，常會形成羅鍋、折腰、彎膝蓋等毛病，名爲「三道彎兒」，龐師父一看慧生「三道彎兒」，就用板子打脊背、膝蓋，逼他挺腰、直膝。耗蹻時更苦，老師把他抱上去，站在一條三條腿的板凳上，一站就是一柱香（約二小時）。站蹻（耗蹻）鍛練腰、腿、腳的耐力。跑蹻是每天跑幾十圈圓場，一面跑，一面揀老師扔的銅元、手帕和紙片。在跑得飛快時，猛然蹲下身來，把地上的東西揀起來，這是鍛練剎車的靈敏度，如果一下揀不起來，老師隨手就是一板子。

夏天，師父讓他穿上棉襖；冬天，讓他只穿單衣在冰上跑，頭上頂一只盛滿清水的大碗，不能把水濺出來，腳腕子上綁沙袋，讓他帶著沙袋跑，並且不斷增加沙子的重量。練久了，不覺得腿重，一旦取下沙包，就能行走如飛了。

花旦最重視眼功，許多地方靠一雙眼睛去說話來表達人物內心的感情，初練眼功時，老師把一個燒餅放在桌上叫他雙目注視。然後移動燒餅。他的眼睛隨著燒餅移動，以後又讓他的眼睛跟著點燃的香火轉，一轉就是一支香的工夫，久而久之，他的眼睛才能轉動靈活，運用自如。

此外，還要練翻、跌、跪、撲、耍辮子、耍翎子、耍用髮、耍水袖、耍手絹、耍扇子、喊嗓子、學唱腔等……就這樣日復日、月復月、年復年的練，慧生就練出一身紮實的基本功，終生享用不盡。

### 首次演出受到肯定

俗話說：「窮人的孩子有出息」，這話用在慧生身上最貼切。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，八歲正是頑皮的年齡，老人們常說：「七歲八歲不當狗意」，小孩好動，見了什麼都稀奇，都想去動，見了狗也要去

招惹牠。

慧生在龐家僅學了十個月的戲，以八歲童伶，在天津韋陀廟土台子上，首次演出他學會的第一齣開蒙戲「王春娥」中的一折「雙官誥」。慧生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偷偷摸摸地，當時正趕上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逝世的「雙國喪」，禁止八音，演戲也在禁止之列。

當時的官府貪污腐化陽奉陰違的很多，沒有人肯認真做事，韋陀廟又在僻靜的地方無人注意。按慧生當時的情況，還不夠登台演出的條件，龐師父爲了徒弟早日成材給他掙錢，就急就章的讓他登台，太急切了。既沒戲裝，又沒場面，師父給慧生頭上包了一塊藍布手帕，身上穿件竹布長衫、白褲子、黑布鞋，腰裡繫了條素色腰巾，就算上了妝。師父手拿棗木梆子代替板鼓；琴師用嘴念著過門，慧生扮演的王春娥就這樣登場了。

一個八歲的孩子第一次登台演出，他站在土台上往下一看，台下的人群把土台包圍了，這一緊張不打緊，把台詞給忘了。嚇得他急忙往後台跑，在台口遇見師父，老師二話沒說，拿起打梆子用的棗木棒，狠狠地往慧生的腦袋上打了一下，這冷

不防的一棒，打得他眼冒金花，險些暈了過去。懾於老師的威嚴，挨了打還不敢哭，只得眼含熱淚，強忍疼痛，重新走上台去，總算把這齣戲唱下來了。

慧生爲了終生難忘這忘詞的教訓，自己取了個字叫「詞」。以後慧生使用在書畫的圖章上，刻有「荀詞慧生是我名，河北東光是我家」用以銘記這段終生難忘的往事。

往昔師父教徒弟都是口傳心授，師徒都不識字，怎麼學來的怎麼教，更談不上教學法，教三遍不會就開打，學生爲了不挨打，只有專心學習，此後的一年裡，慧生進步很快，九歲那年，師父見他學戲很快，長相俊秀、性情溫和皮膚白細，給他取了個藝名「白牡丹」。首次以「白牡丹」的藝名在天津下天仙戲院演出了忠孝牌（王春娥中的一折）。

這次演出很成功，受到了觀眾的歡迎與重視，這是他第一次正式演戲，觀眾的掌聲和師父的誇獎，像一股暖流似的溫暖了他的幼小心靈。能給師父掙錢了，師娘也另眼看待，在日常生活上也較前改善。從此以後，慧生邊學邊演，跟著師父跑遍天津、保定一帶的縣城、農村，唱野

台戲和趕廟會。他常演的劇目有「小放牛」、「喜榮歸」、「花田錯」、「燒骨記」等小戲，小孩演戲討俏並惹人愛憐，慧生演出非常認真，得到觀眾的讚美，大家高興地稱他是「神童」。

### 隨師進京廣採博取

北京是劇曲的源頭，名角多聚集於此。一九一四年，慧生隨師父到了北京，先後搭入慶壽和、義順和、鴻順和、天慶等梆子班演戲，師父仍教戲，慧生則一面學戲一面演出。在這一時期，慧生得到太老師老十三旦侯俊山親授了他的拿手好戲：

「三疑記」（香羅帶）、「花田錯」、「翠屏山」、「英節烈」、「大劈棺」等花旦戲，慧生學戲的特點是敏而好學，勤而好問，他整天專心學藝，不苟言笑，同輩們都喊他「小丫頭」，他不以為忤，以笑代答，因此大家都喜歡他。

此後，他又在老元元紅、水上飄、蓋三省、十二紅、十三紅、十六紅、崔靈芝等眾多名演員同台演出的過程中，吸收了許多名角的優點，得益不少，技藝更有進步，因而聲譽倍增，在北京打響了名聲，站住了腳。

那時候，慧生的收入逐年增加，但自己並無權支配，全歸師父所有，龐剝皮真是貪而無厭，慧生除演戲外，師父又給他找了個副業，當紅白喜事的儀仗隊。每次可賺銅元五、六大枚，有一次，慧生因初到北京，根本就弄不清從那條街走回家，直到深夜還找不到家，領了錢又不敢用，只好餓著肚子露宿街頭，第二天回到家，師娘嘲笑他是個「蠢材」，師父越想越氣，又是一陣毒打，慧生呢？只會偷偷地躲在別人看不見的角落抹眼淚，這是苦命的孩子唯一發洩痛苦的管道。

三十年風水輪流轉，誰能料到惡師娘故去後，竟是慧生這個蠢材徒弟幫了師父三十元的喪葬費，才將師娘埋葬，這恐怕是師娘罵他蠢材時，想不到的事吧！由此可以看出慧生宅心仁厚，熱心助人的美德。

初到北京時，慧生隨師父在慶壽和科班邊學邊演，和他同台演出的有李多奎、王多壽、賈多才等。後來又隨師父轉搭三樂科班，「三樂」班班主是李蓮英的侄子李繼良，後來由孫佩亭（即十三紅）掌班，改名為「正樂」，與慧生同班的有尚小雲、趙桐珊（芙蓉草）、李洪春、李洪福

、沈三玉、王三黑、玻璃鑽等。

尚小雲、趙桐珊與荀慧生三人，因技藝精湛，被譽為「正樂三豔」，特別是慧生和芙蓉草在台上是「花草」爭豔，相映生輝，在台下是黑白（桐珊皮膚黑、慧生皮膚白）互助，交誼深厚，兩人多年在一起搭擋演出，珠聯璧合，甚獲好評。

此時慧生開始偷學京劇。有時甚至京劇梆子夾雜演出，這叫梆子二簧「兩下鍋」，慧生的太老師侯俊山擅演小生戲，他演陸文龍、譚鑫培演王佐，前者唱梆子用板胡伴奏，後者唱二簧，用京胡托腔，一梆一京同台演出，不但被觀眾接受，還傳為佳話，慧生當時常演的劇目有「梵王宮」、「雙鎖山」、「採花趕府」、「大登殿」、「蝴蝶盃」、「翠屏山」、「賣絨花」、「鐵弓緣」、「紫霞宮」等三十齣，那時候演戲，講究在一段長時間內不能翻頭（重複演出），慧生有時一天三場或一天兩場，一個月內沒演過翻頭戲，可見他會戲之多。

### 改演京劇名聞遐邇

任何一個劇種都有興衰。崑曲盛行之期，有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崑曲高」的論

法。清末民初之時，京劇盛行於北京，崑曲逐漸沒落，梆子腔也式微了。

一些崑曲和梆子演員都趁機改行演京劇，如四大坤旦的新豔秋，名武生尚和玉，都是由梆子與崑曲而轉演京劇，而後聲名大噪。慧生也不例外，能認清現實環境，悉時的改演京劇，對他來說，是個重大的轉變。

一九一八年，慧生開始「倒噲」（變聲）。這時由朱佩弦、秋吟籟、劉弦伯、張夢詞四位中國大學學生發起，有畫家胡佩衡、于非闇及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組成的，關心愛護慧生成長的「白社」，派出代表與龐師父商量，讓慧生改唱皮簧，在倒噲期間，停演養嗓。龐師父深知梆子日漸式微，皮簧開始走紅，迫於形勢只得同意。於是慧生先後向陳桐雲、田桂鳳、張彩林、陸杏林、程繼先等名伶學習京劇和崑曲，延醫治嗓和請老師學戲的經費，也都是由「白社」籌措資金相助的。慧生以後能成爲「四大名旦」之一，他深深地感謝「白社」眾多的伯樂。

由於慧生當年所訂的關書（賣身契）上面沒寫年限，龐剝皮在習慣上七年出師的問題上，節外生枝，不願讓慧生這棵搖

錢樹離他而去。並揚言一定要走，就先把慧生的腿打斷，讓他一輩子不能登台演戲，後經調解延長出師期兩年，最後兩年慧生演出所得，與師父對半分。

本來慧生十五歲就可出師，直到十七歲才正式出師，離開了那可惡的「剝皮師父」，雖然龐師父對慧生又狠毒，又壓榨，可是他對龐師父從未怨恨，而有更多的感激，感謝師父對他的教導，使他以後在藝術上茁壯成長，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。這和張君秋相比，慧生太厚道了（張君秋爲謝師費和師父李凌風反目而成陌路）

。一九一八年，慧生安然度過變聲期，嗓音較前更爲清亮圓潤，與劉鴻聲、侯喜瑞，在三慶園演出「胭脂虎」；與梅蘭芳、程繼先合演「虹霓關」；與楊小樓、余叔岩、王鳳卿、高慶奎、朱桂芳等合作，因此聲名大噪。在此期間除繼續向名旦路三寶學花旦戲外，更投師在通天教主王瑤卿的門下，學習青衣正工戲。在演出中，把梆子的一些俊秀劇目和技藝，引入京劇表演藝術領域，而產生了優良的效果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 招募會員公告

我們一夥愛好國劇的人士，經半年多的努力，現在內政部已核准成立中華國劇振興協進會。請愛好國劇人士，踴躍參加本會爲會員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大家共同爲振興國劇而努力。

中華國劇振興協進會理事長林 誠

秘書長李能宏

會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一二八號五樓之二

電話：二三〇五三四二三號